



济南谦吉里13号院是全里最小的一个院落，一溜狭长的北房一字排开，缺少了曲折和错落，夹在恢弘之中，却有简约之美。院门永远紧紧地关闭着。这就是称余母为三婶子的李明伦的宅邸。我见李明伦时，他五十多岁，是全院唯一一位上下班靠步辇的人，夏秋季节，出门总要带一把油纸雨伞，夹在胳膊窝底下，不嫌沉。逢骤雨来袭，腋下有伞，心下有底。

李明伦总是有老主意。他进入那个院子都要拍门，李母会适时地开门迎接。这是深居简出之所，很少有来客访问，李母也很少出门。我就想，外面精彩的世界，院里居住的人大概不甚了了。

谦吉里的女人守家，除了我的母亲，我从未见过其他女人随丈夫出入，更别说并肩而行。夏日纳凉，男人一个圈，女人一个圈；男圈在院南，女圈在院北。幸亏院子大。进了屋是一家人，出了屋“概不相认”，相互称呼使用“哎”，很节约姓名。

13号院门关不住院子里的一株丁香树，那棵树好大，从院子里探出一冠紫花，又把一腔清芬送入人们的肺腑。丁香花一开，夏天就到了，院子里的孩子把铁条做成钩，绑在竹竿上，举着竿子钩住一枝满花的枝条，只一拧，花枝就断了。采来丁香花，拿回家泡到一个水瓶里，那丁香香就开在家家户户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夏天是紫的，是清芬般迷人的。

多少年后，我终于知道，李明伦先生的深居与简出，与他的文学修养有关。他是一个以文学修身的人，不仅欣赏而且笃行，包括那树丁香，是13号院的纯真。他给我讲金圣叹，讲到他的被杀，吟出了他的诗：“天公丧母地丁忧，万里江山尽白头；明早太阳来相吊，家家檐下泪珠流。”随着吟诵，先生的泪流满双颊。相疏人冷，相知人熟，我洞悉了李明伦先生的心地，遂与他结为谦吉里的忘年交。

先生的儿女优秀，长子是黄河水利专家，居住在郑州。次子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，在外交部任德文翻译，曾经为周恩来总理做译员；次媳同为北外毕业，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非洲广播节目的英文编辑。次女山东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，做教师。13号院偶有人进出，就是这几个回家探望父母的子女，其余时间，丁香院里静若禅房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夏天，聊

【在人间】

李先生

□孙葆元

天的南圈里多了一位年轻的女子，她就是李明伦先生的次媳。我向她请教毛泽东诗词的英译问题。她说，没法译。怎么译？随手举了一个例子，比如“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”，翻译过去就是，高高的天，淡淡的云，一群大雁往南飞，直到飞得看不见了。把古诗词的韵律，格律全都译没了，我们翻译成各种文字的译本全是意译，把文学精华全都译没了。我问，那就没办法了吗？她说，有办法，想读中国诗词就好好学汉语。一席话，说得纳凉的男人哈哈大笑。她强调，诗是民族的，离不开民族的语言。语言不是单纯的话语，还有构成话语的法则。说它是世界的，是说它的精神是世界的。

李明伦先生出生在旧中国，读书读熟了诸子百家，也读熟了三纲五常。当有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批判之的，他却当成信守的规矩。所以他的子女是社会培养的，而不是他调教的。在诸多子女中，有一个人他绝口不提，那就是他的长女。他所尊奉的门户婚姻，把长女送进原籍一户殷实人家，初衷是美好的，女儿可以做那家的主妇，衣食无忧。千算万算没有算到，那户人家被划成地主，好端端的女儿一夜之间成了地主婆，没少挨斗。我见过那个“地主婆”，趁着夜色，悄悄潜回济南的娘家，把父母省下的米面背回去，她的一家都吃不饱。当时我就想，什么地主婆？简直就是乞丐婆！她穿得破衣褴褛，一脸愁云，与她的妈妈李母站到一起，堪称姊妹。李先生不知是愧对女儿还是深悔自己的失算，一言不发。他下错一步棋。

李先生是进步的，没听他对社会发一句牢骚。每每聊天的人说出对社会的不满，他总是引经据典地纠正，直到退休依然如此。然而他日见迟暮，老两口到了依靠子女照料的年岁，孩子们都在外地，他必须择一处养老之地。最难处理的就是这座丁香芳菲的院子。当时政府取缔自由市场，不许私人买卖，李先生深谙于心，可是这处院落怎么办呢？他一定经过彻夜的冥思苦想，最终离去。新搬进的院主据说是他的亲戚。多少年后大拆迁，新院主才披露13号院易主的秘密，原来他们根本不是亲戚，李先生只以六百块钱就把这所美丽的院子偷偷卖掉了。他终于做了一件“违法”的事，但是他又下错了一步棋。

【有所思】

心情不纠结
事情不打结

□陈连祯

请也自来；来到酒席，有请必喝，无请也自己喝起来。有时兴致来了，自己跑去老妇开的酒店聊天，不能免俗地留饮下来，朋友闻风而来共饮，一开心难免会醉酒。醉了也无妨，就地醉卧，也很自然，毫不扭捏作态。这般的“无赖”，形象实在不怎么好看，而他自己却怡然自得，倒也受人欢迎。

他的第一个官职是亭长。有一天宴客，他又不请自来，到了迎宾宴场合，身

一个女生私信给我，心情太紧张，说得语无伦次，只是反复地说：不想活了。

渐渐地，我听出来了：她暗恋一个男生的事儿被人发现，她从此成为全班甚至年级同学欺凌嘲笑的对象。她无处可逃，无人可仗恃，她只想逃到死亡里去。

我告诉她：初二那年，我也曾遇到类似的事。当时，我随父母工作调动而转学。在新学校，我像在动物园里长大的雏兽，从不知什么是生死搏斗，却突然间被丢到了大森林，一派天真，没有半点弱肉强食的本能，我立刻成为霸凌的受害者。没来得及融入女生的圈子，男生们已给我起了很难听的绰号，在每一个我出现的地方——教室内外、走廊上下，都会蓦然喊叫起来。我又羞又恼还要假装若无其事。他们看到了我的窘况，像抓娃娃机一抓必中，得意非凡，叫得更欢了。然后，不断地丢东西、丢钱，书包被扔到树梢上，课本文具盒散了一地。午饭时间，我边哭边蹲在树下捡。钢笔被摔得四分五裂，圆规也不能用了，要怎么样跟家人说谎，让他们给我买新的？我绝望得想去死。

新学校的进度比我原来学校的进度快很多，英语课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我第一次尝到后进生的滋味，也第一次知道在人群中被孤立是多么可怕的事儿。那一两年，每天早上快到校门口时，我就腹痛如绞，必须马上冲进厕所。

内忧外困到这种程度，为什么我宁愿一晚一晚在黑暗里饮泣，跟家人一个字也没提起？我为什么不曾反抗？恰恰相反，我上课时缩在座位上一声不吭，下课铃一响我第一个冲出教室，在操场上疯跑；午休时分为了不在教室里呆着，我开发了校园里所有人迹罕至的角落：苗圃、化学实验室、天文实验室……每次遇到欺负我的坏男生，我都垂下眼眉，心跳加快，他们就会恣意嘲笑我。那时我还不知道一句话：看到怂人就压不住火。是的，人一怂，就等于是在告诸天下，你们可以欺负我，而我逆来顺受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
而且，此事极大地打击了我的自信心：一定是因为我成绩不够好，因为我是转学生，因为我又胖又矮又丑还戴了眼镜……听得滥俗的一句话“可怜之人必有可嫌之处”，像密密麻麻的毒箭，铺天盖地射得我无处遁逃，是的，我是一个可嫌的人。一下子，在我自己心目中，我满身都是缺点，没有优点了。

升入高中后，同学里有很多从外校考过来的，当年欺负过我的男生，有些去了别的学校。地界还是这个地界，但已经换过新血，我渐渐能在校园里大声说话、扬

无分文，却大声说大话，声称贺钱上万。现场被他的上司萧何毫不留情地吐槽、爆料。刘邦却丝毫不以为意，并没有反驳，也没有回避，更不会与人争执起冲突。

刘邦面对挫折，一向不会在意。那天晚宴，他受到了主人的欢迎，又得到吕公的青睐。那时他早已超过了适婚之年，却得到吕公的赏识，还把吕家大千金吕雉许配给他。为什么呢？刘邦相貌堂堂，说话大有气象也！

后来楚汉相争，他屡败屡战，还是不以为意，不认为是挫败。即使一时难过，难过也不会过夜。例如彭城惨败，兵败如山倒，刘邦抱头鼠窜。逃了一阵子，休息一下，他居然回过神来了，立刻请教张良，要如何收拾项羽，如何才能收复失地。他的心情转换未免太快了，再难过的事，也只是停留半天的光景。刘邦的本事就是很会快速收拾负面心情，

【浮世绘】

我曾历经的事

□叶倾城

头走路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当年曾经霸凌过我的一个男生发生了意外。他妈妈神通广大，居然联系到了他的中学同学，希望能去看望一下他，唤起他的记忆。我不去，绝对不去。家人诧异于我的强硬姿态。而当我讲完原因，我看见我妈妈哭了。她哭着反反复复对我说：“你为什么告诉我们？我要是知道，我一定去找学校，去找他们的家长。换学校也行，我陪你上学也行。”

我吃惊极了，我以为她会像我小时候跟同学发生矛盾时一样，说：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只欺负你？你要反省自己。这是第一次有人，有我至爱的人，以最坚定的方式在说：这一切不是你的错。

我到最后也没有去看望那位同学。而我的家人，也从来没有劝过我，叫我放下，叫我原谅。某种意义上，原谅就等于否定了我年少时的痛；而放下，需要时间与阅历。都不可强求，也不是一种道德义务。

我对那个女生说：小孩就是小动物，长大的过程就是慢慢长成人。青春期是半兽半人的混合，有些是追逐撕咬者，就一定有些是猎物。我曾历经的事，有许多人也曾历经过，也许，你们也会历经。在最美、最娇嫩的年纪，你们的心与自尊，或许会被人搓来揉去。请容我给你建议——就像给当年的我。

首先是，活下去。不要一时冲动就上楼顶。别妄想用血警醒什么人，大家的领悟力都很差，恐怕不会想到这事跟自己有关。

其次，不要因此就看下了自己。是的，你暗恋，这是在这个年纪惊人的事。还有其他人因为各种原因被霸凌，也许你青春期肥胖，也许你长了一脸的痘，也许你成绩不好被嫌弃，也许你只是和当年的我一样，看多了《红楼梦》，说起话来酸文假醋，但这一切，都不是你的错。

然后，要相信父母的爱、师长的正直，父母不见得会不分青红皂白责备你，老师还是有可能主持公道的。即使对抗不成，那种“有人挺我”的温暖会支持你的一生。

有时候，你也可以给父母一个机会，让他们能够证明一下，他们有多爱你。他们未必有你想象中那么落伍保守，因为他们也年轻过，有过花一样的季节。

最后，最强烈的建议就是：把这当作人生的一次礼物。

卢梭说过：人不必吃了苦才能当诗人，青春期的苦已经足够了。而挨过这苦，像大白菜挨过初霜，才有可能抽出又甜又嫩的皎白的心。

转为找人出谋划策，思考如何转败为胜。刘邦的心情永远不会纠结，因此跟随他的人办起事来才不会“打结”。

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享受，远比当年刘邦好过太多了。然而却有许多载不动的忧愁，成天为了婚姻、为儿女孙辈、为了财富而郁郁寡欢。我们不如找刘邦学解方，他生活自在，天天随性过日子。他天生爱人，有长者之风，做事全在无可无不可之间，能力也在材与不材之间。刘邦随遇而安，凡遇有困顿，先放下再说，放下又放下，放掉心情的纠结，放下过去的一切，重新过自己的日子。即使面对退无可退的压力，他也不以为意，与压力共处同行。

面对别人眼中不可承受的失败、挫折，甚至公然讪笑、出丑难堪，他都一笑置之，完完全全地放下来，全然不会被一时的情绪所绑架。这样过日子，哪里还会有忧郁失眠的空间呢？

今年四月初，家人忽得忧郁兼失眠症，整天忧心忡忡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近月来，内人面无表情，郁郁寡欢。找了台大西医投药，又找中医高人问诊，中西并进，吞了胶囊，兼服药粉，才昏昏然入睡。白天还是无精打采，整日闷闷不乐，一改过去啦啦啦说个不停又爱插话的坏习惯。好友同学聚会，见她魂不守舍，无不骇异，纷纷推荐名医相助。相谈之间才发现，亲友间无不受过高等教育，罹患现代文明病的却为数不少。

最近重读了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，才知道刘邦那么厉害。人人都知道他是个乡里的“无赖”，没有生产的本事，父亲刘公根本不看好他，在家里也就没有地位；亭长地位卑微，上常常当众揭他的底细；大嫂也歧视他“无赖”。可是他的心里却不纠结，照样天天过着他的小日子。

刘邦“好酒及色”。他有请必到，不